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54, No. 1
Jan. 2017

痛感的审美:韩愈诗歌的身体书写

周 裕 锴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 610064)

摘　要: 家族普遍的短寿引起韩愈的生存恐惧,由此而特别关切自身,其诗中出现大量身体词汇,显示出对身体器官组织的特殊嗜好。最著名的是关于牙齿的书写,其《落齿》诗标志着唐元和时期某种身体书写的转向。韩诗爱写极端的气候体验、丑怪的动物、令人焦灼烦躁的声色气味、血腥的杀戮,表现出基于身体立场的病态物感,即痛感的审美。"火"与"刀"为偏旁的文字所体现的语言风格,代表韩诗痛感审美的两大类型。韩愈将写作痛苦视如一种自我虐杀,将艺术创作和欣赏中抽象的心智概念置换为具体的身体器官,将写作看成语言对物象的暴力斫刻。韩诗身体书写的意义在于对陈言套语的反击,使之重新获得语言的物质性和鲜活感性。韩诗提供了关于身体与风格之关系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韩愈诗;身体书写;痛感美学;语言的感性;身体与风格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7)01-0053-10

学术界对韩愈险怪诗风的研究已非常透彻,所谓"以丑为美""非诗之诗"的审美趣味,所谓"雄奇怪异""奇崛险硬"的诗歌风格,所谓"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的创作态度,所谓"以文为诗""陈言务去"的语言风格,都有了很好的讨论和公认的结论。不过,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示韩愈诗歌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此独特性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审美意义,这就是韩诗中的身体书写,特别是身体痛感的书写。

一、生命之殇:韩家的普遍短寿与诗人的生存恐惧

韩愈幼年丧父,大约自小身体就不太健壮。在《祭十二郎文》中自述其身体状况云:"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又云:"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① 按照他自己的描写,这种健康状况是相当糟糕的,未老而先衰。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记载:"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迈。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② 这并非道听途说的八卦,而可以从韩愈自己的诗中得到证明:"悔狂已咋指,垂诫仍镌铭。"③ 如此因恐惧而发狂的举动,后世传为笑谈。

登华山之事折射出韩愈衰弱的体魄和神经,然而,他这样的健康水平,竟然在韩氏家族中享年最高,虽然五十七岁的寿命在现在看来算是英年早逝。根据韩愈一系列关于家族亲人的祭文,我们能得到这样一些信息:

> 惟我皇祖,有孙八人。惟兄与我,后死孤存。奈何今日,又弃而先。(《祭十二兄文》)
>
> 呜呼!天祸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岁而孤。(《祭郑夫人文》)
>
> 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尝抚汝,指

收稿日期:2016-10-20

作者简介:周裕锴,男,四川新繁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① 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8 页。下引韩文皆用此版本,只标明文题,不详注卷次页码。

② 李肇:《唐国史补》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8 页。

③ 韩愈:《答张彻》,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97 页。下引韩诗皆用此版本,只标明诗题,不详注卷次页码。

吾而言:“韩氏两世,惟此而已。”(《祭十二郎文》)

嫁而有子,女子之庆。缠疾中年,又命不永。(《祭周氏侄女文》)

将谓成长,以兴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祭滂文》)

幼而孤露,其然何为?出从于人,既相谐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韩愈三岁而成孤儿,可推测其父享年不永,殁于中年。亲兄弟四人,三位兄长皆不幸早逝。同祖父兄弟八人,只剩韩愈与十二兄,而十二兄又先韩愈而亡。这意味着韩愈还未到晚年,同辈兄弟中只剩自己一人。而其侄子十二郎也中年早卒,嫁与周氏和李氏的两位侄女,年纪轻轻也不幸亡故。死神甚至在韩愈生前便已光顾他的孙辈,韩湘之弟韩滂竟然未冠而夭。这一系列祭文的背后,充满着何等的伤痛和辛酸。

倘若家族中一两人不幸早逝,那么可以说是由于各种外界的不确定因素造成的悲剧。但韩氏家族祖孙四代均享年不永,显然不是偶然,它意味着这个家族缺乏长寿的遗传基因,疾病与死亡的阴影总是伴随着家族中人,常常不期而至。对于韩愈来说,这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当后世读者读到声情并茂的《祭十二郎文》之时,既为其娓娓道来朴实无华的叙事风格而击节赞赏,为其温厚深款的亲情表达而感慨不已,也不由得对韩氏家族的不幸遭遇而产生由衷的同情。

如果我们把文学创作看作一种生命的表达,那么,最直接痛切的生命体验便是亲人的死亡和身体的衰病。也许正是由于家族的遗传基因和不幸先例,使韩愈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命的留恋超越常人。事实上,韩愈登华山而发狂恸哭,正显示出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留恋。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韩愈诗中充斥着大量的对身体的关注和书写。“饮食为减少,身体岂宁康?”(《重云一首李观疾赠之》)毕竟,身体是生命的物质组成,虽然形而下,却是最真切的存在。

二、反照自身:韩诗的身体书写与元和诗的身体转向

细读韩愈全集,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即与前代诗人相比,韩愈的诗文中有关身体的描写大大增加。虽然按照当代身体哲学的概念来说,韩愈还谈不上是真正地“认识自身”(know yourself),但完全可以说已在真正地“关切自身”(take care of yourself)。这就是将观照自然与社会的目光部分地用于反观自己的身体,并由此推及他人乃至动物身体。

从外部世界回转目光来观照自身,古人称之为“反照”。东汉王充《论衡·订鬼》:“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独见人物之象焉。”①对于神经衰倦的韩愈来说,目光反照的结果,“故皆独见人物之体焉”。晚年的杜甫开始爱写自己的疾病②,韩愈无疑受其影响,并在其基础上踵事增华,变本加厉。不过,我所说的身体书写虽然有一部分与疾病书写重合,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无论是否写疾病,韩愈都喜欢在自己的诗中嵌入各种各样的身体形象,甚至直接描写身体各种器官,这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大量身体词汇的使用。

我大致统计了一下韩诗中关于身体的词汇,发现其丰富和全面令人惊讶:从内脏到体表,从头上到脚下,从五官到四肢,从皮毛到骨髓,几乎无所不包:

(1)全体名词:身、体、躯、形、骸;

(2)躯干名词:胸、肚、腹、背、腰、膂、臀;

(3)脏腑名词:心、肝、脾、胃、肾、肠、胆;

(4)头部名词:头、首、脑、脸、面、颜、额、颊、颧、颏、颐、颈、脰;

(5)五官名词:眼、目、睛、眸、眦、睫、眉、耳、鼻、口、舌、吻、喉、咽、牙、齿、腭;

(6)四肢名词:手、指、掌、肘、肱、臂、肩、足、脚、股;

① 王充:《论衡·订鬼》,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933 页。

② 如杜甫《清明二首》之二“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一类的描写。见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970 页。

(7)体表名词:皮、肉、肌、肤;

(8)体毛名词:毛、发、须、鬓、髭、髻;

(9)骨骼名词:骨、骼、髓、骴、骴、骭、髂;

(10)体液名词:汗、血、涕、泪、唾、溺、脂、乳。

有不少字词的用例极为频繁,如"肠"字:"百怪入我肠"(《调张籍》),"无以冰炭置我肠"(《听颖师弹琴》),"饥肠彻死无由鸣"(《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可刳凶蟆肠"(《月蚀诗效玉川子作》),"摧肠与戚容"(《寄崔二十六立之》),"朝食不盈肠"(《县斋有怀》),"谁令悲生肠"(《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因献杨常侍》),"倒心回肠为青眸"(《刘生》),"恻耳酸肠难濯澣"(《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坼裂肠与肝"(《孟东野失子》),"肠肚集藜苋"(《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愁肠若牵绳"(《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心肠一变化"(《东都遇春》),"肠肚镇煎炒"(《答孟郊》),"百端在中肠"(《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多达十余例。又如"肝"字:"清寒莹骨肝胆醒"(《李花二首》其二),"深浅抽肝脾"(《寄崔二十六立之》),"肝胆还轮囷"(《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刳肝以为纸"(《归彭城》),"食中置药肝心崩"(《永贞行》),"不用雕琢愁肝肾"(《赠崔立之评事》),"坼裂肠与肝"(《孟东野失子》),"肝胆一古剑"(《答张彻》)。接近十例。如果把韩诗中所有身体名词的句子完全罗列出来,数量是相当惊人的。

韩诗中还有个现象值得注意,不少情况是一句里便包含两个以上的身体名词,如"鬏其肉皮通髀臀"(《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齿牙嚼啮舌腭反"(《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伏犀插脑高颊权"(《送僧澄观》),"脑脂遮眼卧壮士"(《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斯立》),"白咽红颊长眉青"(《华山女》),"我手承颏肘拄座"(《记梦》),"头轻目朗肌骨健"(《忆昨行和张十一》),"手磨袖拂心语口"(《郑群赠簟》)等等。正是这样的现象,显示出韩愈对身体各器官组织的特殊嗜好。

众所周知,韩愈最著名的身体书写是关于其牙齿,年末四十而齿牙动摇脱落,直接影响到他的形象、进食和说话,因而在好多篇诗文里,他都专门提到自己的牙齿状况:

> 失志早衰换,前期拟蜉蝣。自从齿牙缺,始慕舌为柔。(《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三学士》)
>
> 冠欹感发秃,语误悲齿堕。(《感春四首》之三)
>
> 窜逐新归厌闻闹,齿发早衰嗟可闵。(《赠崔立之评事》)
>
> 忆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称。君颐始生须,我齿清如冰。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一别讵几何,忽如隔晨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相逢风尘中,相视迭嗟矜。(《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
> 羡君齿牙牢且洁,大肉硬饼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余皆兀鼿。(《赠刘师服》)
>
> 我虽未耋老,发秃骨力羸。所余十九齿,飘飖尽浮危。(《寄崔二十六立之》)
>
> 我齿落且尽,君发白几何。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
> 头童齿豁,竟死何裨。(《进学解》)
>
> 余生四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五箴序》)

如此多的关于牙齿状况的描写,可以说前无古人。古人没有假牙,可见如果齿落过多的话,一是会直接破坏面部形象,有碍观瞻,是为"豁可鄙";二是增加进食的难度,"大肉硬饼"根本无法对付,是为"嗟可闵";三是齿豁使得其说话发音不关风,语言讹误增多,是为"堕可悲";四是齿落暗示着未老先衰,心气骨力日渐羸弱,寿命难以久恃,是为"懔可忧"。除了以上散布在各首诗篇中的句子之外,韩愈还有一首著名的题为《落齿》的诗:

>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在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意欲崩山比。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次第知落矣。傥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因歌遂成诗,持用诧妻子。

这样的细节描写近乎琐碎无聊,但从另一方面看,当韩愈直面身体残损的焦虑时,竟然悟出祸福相依、生死平等的哲理,从而将人生的缺憾转化为豁达和幽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创。

更重要的是,这首《落齿》诗也许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专门以人体为吟咏对象的诗歌。那

么,《落齿》是否代表着唐代诗歌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日常生活中身体书写的转型？韩愈的朋友孟郊和后学李贺、卢仝等人的诗歌是否或多或少有相类似倾向？比如我们知道孟郊即有“肠胃绕万象”(《城南联句》)、“别肠车轮转”(《远游联句》)等句。更进一步而言,这种现象是否为“元和诗风尚怪”之一端？这些问题值得讨论。无论如何,元和时期的诗人的确较前人更多关切自己的身体。白居易晚年的诗中也充斥着身体状况的书写,“每岁必记其气血之如何”①,学术界已有人对此作出深入的探讨,兹不赘述。我这里想说明的是,中唐以后一直到整个宋代的身体书写,大概都是由韩诗导其先路。

三、痛感的审美:基于身体立场的病态感物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②“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③“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④以“物感”为中心的诗歌发生学,大致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基本的诗歌观念。韩愈当然不可能颠覆这一“感物吟志”的写作传统,但仔细分析其诗歌的表现,我们可发现其“物感”机制的运行,更多取决于他自己的身体对外界之感受,或者说,他更偏好从生理层面去表现自己身体对外部世界的体验。

相对于其他唐代诗人,他的感觉器官显得特别敏锐,对外界事物形状、光色、音响、气息、味道、质地等因素都异常敏感。与他较接近的是李贺,不过李贺更多地沉浸于虚幻世界的想象之中,而韩愈则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经验。换言之,韩愈的“物感”是建筑在其身体书写之上的。如前所述,韩愈的身体状况随时令他自己担忧,因而其诗中的“物感”往往异于常人,随处可见到刺痛感、焦灼感、闷热感、厌恶感、惊悚感、恐惧感、瘙痒感的表达。概括起来略有数端:

其一,韩愈喜欢直接写人体对外界气候的感受。虽然他也写过“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的内容,但给读者印象更为深刻的却是他关于极端气候的书写,如炎风、狞飙、毒雾、瘴气、雷暴、溽暑、奇寒等等。比如写苦热,他有这样的诗句:“自从五月困暑湿,如坐深甑遭蒸炊。”(《郑群赠簟》)人体成为甑中的食品被蒸煮,这是何等恐怖的感觉！“蒸”字在他作品中当然不止出现一次,如“蛮俗生梗瘴疠蒸”(《永贞行》),“陆浑桃花间,有汤沸如蒸”(《送侯参谋赴河中幕》),“子迁南荒,热烁湿蒸”(《送穷文》),是韩愈笔下的富有个性色彩的词汇之一,它是火与水相互作用的表现,用于表现闷热潮湿环境中的感觉尤为贴切。又比如写严寒,苦寒,他的诗句更为夸张:“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齅,血冻指不拈。浊胶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苦寒》)那彻骨的痛感非亲身感受者不能道出。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将人类之痛感推扩到其他生灵的身上,于是便有了如下设想奇特的诗句:“啾啾窗间雀,不知已微纤。举头仰天鸣,所愿晷刻淹。不如弹射死,却得亲炰燖。”(《苦寒》)这种以人拟雀的想象,我们可以称之为“移感”,它属于美学上“移情”的范畴,但更倾向于生理感觉向外物的转移。在极寒的遭遇下,宁愿选择极热的死亡,以减轻或平衡刺骨的痛苦。要么极寒被冻割,要么极热被炰燖,没有温暖清凉的缓冲地带,这正是韩愈锐利的直觉所生出的怪异念头。有时仅仅是夜晚到早晨的转换,韩愈也会体验到一种寒热交替的惊悚:“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桃源图》)朝阳被置换为“火轮”,为的是与令人骨冷魂清的明月形成寒热的强烈冲突,强化卧客惊惧的敏感。

其二,韩愈爱写狰狞恐怖、丑恶有毒的动物。他似乎有一种表现极端丑恶的癖好,蟾蜍、虾蟆、

① 王楙:《白乐天诗记岁时》,《野客丛书》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9 页。

② 陆机:《文赋》,李善注:《文选》卷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62 页。

③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明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5 页。

④ 钟嵘撰、陈廷杰注:《诗品注·总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 页。

蛟虬、蛇虺、蛊虫、苍蝇、蚊蚋、蚤虱、蝎子、蝙蝠、怪鸟、鸱枭、训狐、山獠、鳄鱼、章鱼……这在其他诗人的作品里或偶能见到,但在韩愈诗中却大量出现或者反复出现,如:

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曜推蛟虬。山獠喧噪猩猩愁,毒气烁体黄膏流。(《刘生》)

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争鸣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永贞行》)

蝉烦鸣转喝,乌躁饥不啄。昼蝇食案繁,宵蚋肌血渥。(《纳凉联句》)

赤龙黑乌烧口热,翎鬣倒侧相搪撑。婪酣大肚遭一饱,饥肠彻死无由鸣。(《月蚀诗效玉川子作》)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泷吏》)

鲎实如惠文,骨眼相负行。蚝相黏为山,百十各自生。蒲鱼尾如蛇,口眼不相营。蛤即是虾蟆,同实浪异名。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犷。(《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

虽然两股长,其奈脊皴皰。(《答柳柳州食虾蟆》)

而写这些丑怪的动物,韩愈不但会写其令人厌恶的身体特征,也常常描绘自己的生理反应。如初食岭南怪异可怕的动物,使他"咀吞面汗骍"(《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一边勉强咀嚼吞食,一边脸色发红,汗流满面。由此而来,动物的身体与诗人的生理反应相结合,形成一种更强烈的怪诞恐怖感。以上的物象选择固然与他自身在岭南"践蛇茹蛊"(《忆昨行和张十一》)的经历有关,但比他贬谪岭南更久的柳宗元以及后世苏轼的诗中,却看不到这种大量的丑怪描写,这充分说明韩愈的险怪书写是与其身体书写紧密相连的。

其三,韩愈爱写各种令人焦灼烦躁的色彩、声音、气息、味道,强调其对人体感官的刺激性。视觉方面,韩愈似乎偏爱红色,因为红色与炽热之火相关。不少学者都注意到韩愈的代表作《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其中铺张的描写如:

摆磨出火以自燔。……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三光弛隳不暇暾。……燖炰煨爊熟飞奔,祝融告休酌卑尊。错陈齐玫闹华园,芙蓉猖披塞鲜繁。……彤幢绛旃紫纛旛,炎官热属朱冠裈。……缇颜靺股豹两鞬,霞车红靷日毂轓,丹蕤縓盖绯翻帉。红帷赤幕罗脤膰,衁池波风肉陵屯。……熙熙酹酬笑语言,雷公擘山海水翻。齿牙嚼啮舌腭反,电光䃶磹赪目暖。……命黑螭侦焚其元。

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万株红叶满。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然云烧树大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魂翻眼晕忘处所,赤气冲融无间断。

赤、赫、赪、红、绯、绛、紫、丹、彤、朱、缇、縓、靺等等红色调的形容词,构成一场视觉的盛宴。与此相对应的则是火、燔、照、然、烧、焦、烂、燖、炰、煨、爊、熟、炎、热、熙、焚等等一系列火字旁的字词,营造出一种热浪扑面、赤气冲融的氛围,从触觉上给人炽热的焦灼感。而视觉和触觉的冲击,又引起其身体的强烈反应——"电光䃶磹赪目暖"或是"魂翻眼晕忘处所"。

在听觉方面,韩诗则爱描写各种聒耳的噪音,大多动物啼叫嘶鸣在他听来都如此不堪入耳:"鹊鸣声楂楂,乌噪声擭擭。"(《杂诗》之二)"蛙黾鸣无谓,阁阁只乱人。"(《杂诗》之四)"有耳聒皆聋,有口反自羞。"(《双鸟诗》)"蝉烦鸣转喝,乌躁饥不啄。"(《纳凉联句》)"蝉声入客耳,惊起不可留"(《送刘师服》)。自然界其他声响同样烦人:"余澜怒不已,喧聒鸣瓮盎。"(《岳阳楼别窦司直》)"千钟万鼓咽耳喧,攒杂啾嚄沸篪埙。"(《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甚至近乎钟鼓埙篪组成的交响乐,也同样是一片噪音。他最不堪忍受的大约要数蛙声:"我弃愁海滨,恒愿眠不觉。叵堪朋类多,沸耳作惊爆。"(《答柳柳州食虾蟆》)不仅在耳中沸腾,而且如同惊爆的巨响,"沸耳"摹状听觉之痛感,可谓真切传神。"沸"是韩愈描写声响时偏爱的字眼之一:"虫鱼沸相嚼,日夜不得闲。"(《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二首》其二)"吏人沸蝗螟"(《答张彻》),"群鲜沸池羹"(《城南联句》),"暮堂蝙蝠沸"(《城南联句》)。"沸"字描写感觉实在太妙,它兼有视觉上的翻腾,听觉上的吵闹,与触觉上的滚烫,一字而传递出身体的混合体验。以一个字而表现出身体的通感,韩愈在这方面真是了不起的大师。

在嗅觉和味觉方面,韩愈会描写一些腥臊或酸苦的东西,难以入鼻或不堪下咽。如"海气湿

蛰熏腥臊”(《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腥臊始发越,咀吞面汗骍。”(《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他会惊讶于柳宗元食虾蟆安之若素,坦诚自己“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答柳柳州食虾蟆》)另一个描写味觉的词汇“酸”,韩愈借来形容声音给人的感觉:“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猿呼鼯啸鹧鸪啼,恻耳酸肠难濯澣”(《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当然还有另一个形容味觉的词汇“苦”,也移作形容听觉:“危辞苦语感我耳,泪落不揜何漼漼。”(《忆昨行和张十一》)“酸苦”用之于味觉、听觉和触觉,同样是通感的表现。

其四,即使是在艺术审美欣赏的过程中,韩愈也常常用描绘身体痛痒的诗句去表现超常的快感。他观赏歌舞时竟然有“艳姬蹋筵舞,清眸刺剑戟”(《感春三首》之三)之感,觉得炫目之美舞,如剑戟刺进眼睛,仿佛有切切实实之痛感。同样的刺痛感也出现在他遇到佳山水的诗句中:“郾城辞罢过襄城,颍水嵩山刮眼明。”(《过襄城》)无论是“刺眸”还是“刮眼”,都为了夸张地表现视觉所受到的锐利刺激。而他读诗篇时会产生这样的感受:“祛烦类决痈,惬兴剧爬疥。”(《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获得的虽然是难以名状的快感,但其产生却源自痛痒感的祛除。这种用低层次生理快感比喻高层次审美快感的诗句,影响到后来众多诗人。最令人惊讶同时也最能显示韩愈个性的是《听颖师弹琴》,与唐代其他描写音乐的名篇相比,韩愈的独特性并不仅在于用各种贴切生动的比喻和丰富的联想想象来摹状声音本身,而且同时还表现出琴声所唤起的生理和心理的感觉:“跻攀分寸不可上”的用力感,“失势一落千丈强”的失重感。更重要的是琴声给他身体带来的强烈刺激,不仅“湿衣泪滂滂”(这一点白居易《琵琶行》也有类似描写),而且“无以冰炭置我肠”。肠中置冰已令人难以承受,更何况又置炭于其间,怎一个“痛”字了得！冰炭代表着寒热,韩愈正是以两种极端物质在体内的冲突,来渲染琴声直接冲击生命体验的强大艺术震撼力。韩愈也许正是如他自谦的那样“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但这双非音乐的耳朵的感受力却超群绝伦。这难道不正是他神经质的身体对外界音声极度敏感所造成的吗?

其五,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韩愈诗中爱表现一种“杀戮的快感”。这种快感可以从他视觉上对红色的“血”、嗅觉上对怪味的“腥”的敏感中得到解释。其中包括对生物的杀戮,如写叉鱼之“血浪凝犹沸,腥风远更飘”(《叉鱼》);对神话动物的杀戮,如写诛杀食月虾蟆之“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肠”(《月蚀诗效玉川子作》);对战俘的杀戮,如《元和圣德诗》描写刘辟及其部下妻孥被屠杀的血腥场面,以至于苏辙看了都极为不忍①。事实上,在《征蜀联句》中的场景更加残忍血腥,“火发激铓腥,血飘腾足滑”,“剟肤浃疮痍,败面碎剠㓵”,甚至绘声绘色写“逆颈尽徽索,仇头恣髡鬝。怒须犹鬇鬡,断臂仍𤬪瓠”的断头和断臂的形象,以及“强睛死不闭,犷眼困逾眦”死不瞑目的可怖形象。如果说盛唐诗中“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②表现的尚属英雄主义气概的话,那么韩诗的描写只能说体现出嗜血狂的变态心理。与其杀戮快感相联系的是,韩诗好使用以刀为偏旁的字,如剑、刳、剜、剥、削、刿、剠、刖、㓵、刺、刮、刌、剟、剽、剔、刻、删、劖、剞、劂、剡、劈、剋、创、剪等等。结合前文而言,可以说“火”与“刀”是韩愈诗歌语言文字风格的典型标识,而其代表的则是韩诗痛感书写的两大类型。

诗歌是诗人生命的感知的表现,这感知既是精神层面的,也是肉体层面的,精神的痛苦和肉体的痛苦往往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当生存的恐惧通过痛感的书写表现出来,便形成韩愈诗中独特的审美景观,我们或可以将此称为“痛感的美学”(Aesthetics of physical pain)。其实,Aesthetics 这

① 苏辙:《栾城第三集》卷八《诗病五事》:“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雨。挥刀纷纭,争切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554 页。

② 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二,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四三,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1444 页。

个词与其翻译作“美学”,不如翻译为“感觉学”更为恰当,因为感觉并非皆美,也有丑陋和痛苦,审丑也属于感觉学讨论的范畴。

但如果我们真以为韩愈喜欢痛感和丑恶,那就是完全误解了他身体书写的意义。韩愈和常人一样讨厌自己所写的东西,那他为什么醉心于痛感的审美呢?鲁迅说过:“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韩愈也许算不上真正的勇士,但的确可称得上唐代诗人中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第一人。他正是试图通过大量以毒攻毒式的痛感书写,宣泄其病态身体中潜藏的阴暗恐惧心理,从而完成审丑向审美的转化,同时也完成一次排毒解毒式的心理治疗,战胜因家族阴影而带来的生存恐惧。

四、写作痛苦:身体、语言与外物的暴力斫刻

诗人是用什么进行思考写作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陆机说:“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①刘勰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②大抵认为文学(含诗歌)是心灵构思的产物,用的是“心”“思”“精”“神”“虑”“思理”“志气”“胸臆”之类代表诗人形象思维的抽象概念。

当然,诗人在写作过程中也会感到苦恼,会有“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③的感叹。然而,在韩愈的笔下,这种精神上的苦恼则变成了肉体上活生生的痛苦,诗人的写作成为一种恐怖的自我虐杀过程:

> 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搯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贞曜先生墓志铭》)

“刿目”是刺割眼睛,“鉥心”是刺割心脏,而且是“刃迎缕解”,即用刀刃割碎;这还不够,更加上“搯擢胃肾”,把胃与肾从肚子里掏出来。这哪里是在写诗,分明就是《元和圣德诗》中关于戕杀刘辟血腥场面的翻版:“挥刀纷纭,争刌脍脯。”遭到杀戮的还有语言,“钩章棘句”,钩是一种兵器,用作动词是以钩搏杀,棘也是兵器,通“戟”,章句受到钩棘的追杀。这并不是韩愈诗文中关于创作痛苦的唯一描写,也并非仅仅是对孟郊作诗苦吟的夸张,还有诸如以下的诗句:

> 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归彭城》)
>
> 不用琢雕愁肝肾。(《赠崔立之评事》)
>
> 又寄百尺彩,绯红相盛衰。巧能喻其诚,深浅抽肝脾。(《寄崔二十六立之》)
>
> 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玕。(《龊龊》)

刳肝、沥血、琢肝、雕肾、抽肝、抽脾,都是血淋淋的场面,“披腹呈琅玕”相对婉约典雅,不过剖开肚腹呈献一堆美玉,细想来也有几分残酷。

韩愈在摹状诗歌欣赏或艺术审美时,则特别爱用“肠”字的组合来形容。除了前举“无以冰炭置我肠”之外,还有如下一些诗句:

>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调张籍》)
>
> 文字锐气在,辉辉见旌麾。摧肠与戚容,能复持酒卮。(《寄崔二十六立之》)
>
> 妖歌慢舞烂不收,倒心回肠为青眸。(《刘生》)

第一例是读李白、杜甫诗,李杜之雄奇为诗界公论,而“百怪入我肠”则是韩愈的个体体验。第二例是读朋友的诗,但感觉朋友是直接使用锐利的文字武器,挥舞着战旗,摧毁了自己柔肠筑成的堡垒。第三例则是观赏歌舞,青眸接受了绚烂之美,而心肠为之颠倒回旋。有趣的是,仿佛是为了与刳肝、琢肝、抽肝的痛苦构思相对应,韩愈特意用入肠、绕肠、摧肠、回肠来形容回旋缭绕、纠缠郁结的审美感受。大约在韩愈独特的身体经验里,肝和肠的痛感是有微妙区别的吧。

无论如何,在艺术的创作与审美的过程中,韩

---

① 陆机:《文赋》,李善注:《文选》卷十七,第 763 页。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神思》,第 493 页。
③ 陆机:《文赋》,李善注:《文选》卷十七,第 762 页。

愈把传统诗学的“意”“志”“性”“情”“神”“思”之类的抽象概念,置换为“心”“肝”“肠”“胃”“脾”“肾”“胆”等等具体的身体器官。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新变化,此后的“诗心”“诗肠”“诗脾”“诗胆”“诗骨”“诗肩”等诗歌与身体相组合的套语,大多由此生发出来。比如“诗胆”,显然出自韩愈的《送无本师归范阳》:“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而刘叉《自问》诗中“酒肠宽似海,诗胆大于天”①的描写,应是暗受韩诗的启迪。

写作的痛苦既在于构思的艰苦,也在于文字把握物象的困难。如前所说,“钩章棘句”的说法,意味着文字也成为暴力杀戮的对象,当然这种暴力会转化为刀凿的雕琢或斧劈的开荒。比如在韩愈看来,孟郊就具有斫荒的能力,“诗翁憔悴斸荒棘,清玉刻佩联玦环”(《雪后寄崔二十六丞公》),能斩断一片荆棘地,在蓝田里雕刻出美玉的造型。韩愈也赞美朋友,“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在酒醉的状态下,大自然造化也抵挡不住他文笔镌刻的暴力。

韩愈最有名的关于斧凿大自然景观的诗句见于其论诗名篇《调张籍》,在赞美李白、杜甫诗歌“光焰万丈长”之后,他特别提到李杜劈开造物的巨斧:“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这是韩愈向往的艺术境界,用语言的暴力去斧凿垠崖乾坤,使之按自己的意愿生出精神百怪。顺便说,在《荐士》篇中,韩愈同样赞美李杜笔力无施不可的语言暴力:“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这与其他诗人对李杜的评价是颇为不同的。尽管韩愈曾表示“至宝不雕琢,神功谢锄耘”,但在此之前还有“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两句(《醉赠张秘书》),能破鬼胆的险语,难道真可以不经雕琢而自然形成吗?这很难让人相信,恐怕还是《贞曜先生墓志铭》中“钩章棘句”与“神施鬼设”的并举,更接近韩愈的审美趣味和创作真相吧。

五、语言的感性:身体书写对陈词空壳的反击

韩愈提倡“惟古于词必己出”,反感“后汉迄今用一律”的降而剽窃,公然相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那么传统诗歌的剽窃沿袭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除了题材方面的“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荐士》)之外,可能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语言的陈旧雷同,本来生动的语言因诗人的反复使用而形成一种审美的惯性和惰性。语言逐渐成了概念的符号,日益趋向空壳化,缺乏具体可感性。特别是大历时期的诗歌,语言意象的沿袭性现象非常突出,诗人的个性和风格隐没在群体的意象选择和语言模式之中。

比如说写别后的重逢,大历时期诗人的写法与韩愈就颇不相同,兹举数例如下:

>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②
>
> 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③
>
> 故人江海别,几度隔山川。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离杯惜共传。(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④
>
> 天秋月又满,城阙夜千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风枝惊暗鹊,露草覆寒蛩。羁旅长堪醉,相留畏晓钟。(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⑤

以上几首诗皆是名篇,写久别相逢的惊喜,相逢又将别的惆怅,均能做到情景交融,刻画入微。不过,从总体风格来看,几首诗之间有较多的共性,比如“十年”“秋山”“明日”“明朝”“沧海”“江海”“初见”“乍见”“问姓”“问年”“翻疑梦”等等共享词汇,以至于把作者和诗题互换,我们都难以

①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九五,第 4447 页。

② 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七,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335 页。

③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八三,第 3217 页。

④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九二,第 3317 页。

⑤ 蒋寅校注:《戴叔伦诗集校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95 页。

辨别。然而韩愈写别后相见,却具体描写二人身体情况的变化:

> 忆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称。君颐始生须,我齿清如冰。尔时心气壮,百事谓己能。一别讵几何,忽如隔晨兴。我齿豁可鄙,君颜老可憎。相逢风尘中,相视迭嗟矜。(《送侯参谋赴河中幕》)

无论是描写友人从颐始生须到颜老可憎,还是刻画自己从齿清如冰到齿豁可鄙,都真实生动,两人之间相貌的特殊性跃然纸上,特别是韩愈的牙齿变化,是典型的"这一个",没有丝毫肤廓浮泛。

从某个角度说,韩愈正是力图用身体书写来增加语言的物质性,使古老的现成意象恢复鲜活的感性。比如,"濯足"这一意象来自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①后来濯足的感性特征逐渐消失,成为清除尘垢的象征,包括左思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②的叙说也虚而不实。然而韩愈《山石》诗却以"当流赤足蹋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的白描重新使读者获得足踏水石的清凉感受。又比如,古人形容酷热,习惯用"流金""铄石"一类现成词汇,这个词本来具备可感性,可是当多人沿袭使用之后,该词的可感性日益递减而变成套话。所以韩愈宁愿从自己身体的感受出发来描写酷热,"如坐深甑遭蒸炊",具体例子和分析已见前,兹不赘述。又比如,古人形容奇寒,习用"折胶"一词,而韩愈《苦寒》却从肌肤、鼻子、指头、咽喉、口角等部位的反应,来刻画奇寒带来的剧痛。"雪霜刻以惨"(《送无本师归范阳》)这样的描写显然比"折胶"具体可感得多。又比如描写穷酸的生活,与肉食作对照,他不用"食藜藿"之类的习语,而直接说"三年国子师,肠肚集藜苋"(《崔十六少府摄伊阳以诗及书见投因酬三十韵》)把肠胃里的菜食摆出来展览,这当然既新奇又鲜活。又比如表达惭愧的词汇,古有"泚其颡"之说,形容脸上流汗,而韩愈则将其夸张改造为"赪颜汗渐背"(《朝归》),显然更生动形象。又比如前人形容离别的痛苦,会用"断肠"一词,而韩愈则具体化为"送君出门归,愁肠若牵绳"(《送侯参谋赴河中幕》),意念的牵挂转化为肠子的牵扯。类似例子很多,不胜枚举。

比较好笑的是,韩愈有一首低俗的教子诗《符读书城南》,为了强调不读书的坏处,他给儿子描述了一个可怕的前景:"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这就是不读书的下场,何等真实的描写啊,简直让人脊背发麻!

可见,无论是抒情、写景、议论,韩愈都会时不时插进其乐之不疲的身体书写,这也许就是他追求的"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之一端吧。我们可以批评韩诗的恶劣可憎,但不得不承认他在改造诗歌陈词滥调方面做出的努力和部分成功。

六、结语:身体与风格关系研究的可行性

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常强调反映现实与抒发感情,强调外部现实世界对作家的反馈,强调生平社会经历对作家创作内容和风格的影响,这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但归根结底,作家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自然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一切对于外部世界的反应,都得通过这个生命体去完成。因此,除了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制约之外,这个生命体自身的状况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作家的写作,尤其是左右着作家的审美趣味。

钱锺书先生曾经指出:"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③才气和思虑并非仅体现为少年和老年的区别,也体现为身体条件的区别。不仅一个人从少到老的身体变化会影响其风格,比如杜甫青壮年时爱写骏马(骠骑),晚年则爱写瘦马、病马、老马,由豪壮变悲凉④,而且不同身体条件的诗人,

---

① 《孟子·离娄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719 页。

② 左思:《咏史八首》之五,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一,第 990 页。

③ 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4 页。

④ 周裕锴:《一洗万古凡马空——谈杜甫咏马诗》,《草堂》1981 年第 2 期。

诗风也颇为不同,且不说男性和女性作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使同为少年诗人,脆弱敏感的诗人往往比正常少年精灵古怪,如李贺之于王勃。神经衰弱的人见到的世界肯定会异于常人,这正如前引王充《论衡·订鬼》所说,生理状态直接影响心理状态。

韩愈的诗歌风格之所以倾向险怪,很可能与其身体状况的恶劣分不开。循此思路,我们似乎也能感觉到韩孟险怪诗派的风格也与该派各诗人身体情况相关。那么,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是否可开辟一条关于身体与风格之关系的探索路径呢? 本文权且抛砖引玉,见笑于大方之家。

Painful Aesthetics: Corporeal Writing in Han Yu's Poems

Zhou Yuk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Folk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generally short lifespan of his family members caused an existential dread in Han Yu (韩愈). As a result, h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his own physical condition. The appearance of a large amount of corporeal vocabulary in his poems revealed his special interest in body parts and organs. The best-known example was his writing about teeth, with his poem entitled *The Missing Tooth* (《落齿》) as a mark to show the transition to a certain corporeal writing in the Yuanhe (元和)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In his poems, Han Yu wrote fervently about his experience of extreme weather, monstrous beasts, worrying and agitating sounds, colors and smells, and bloody slaughter, showing his pathological sense of things on the basis of his physical condition, that is, the painful aesthetics. The linguistic style embodied by such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as 火 (fire) and 刀 (knife) represented the two types of painful aesthetics in Han Yu's poems. Han Yu considered writing in pain as a kind of self-maltreatment. He replaced the abstract intelligent concept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by concrete body organs, and regarded writing as a violent cleavage of images by languag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rporeal writing in Han Yu's poems lay in his counterattack against the use of cliches, in an effort to renew the linguistic materiality and sensibility. Han's poems provided a research approach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eality and poetic style.

Key words: Han Yu's (韩愈) poem, corporeal writing, painful aesthetics, linguistic sensibility, corporeality and style

(责任编辑　管　琴)